

峥嵘岁月丛书

平原的觉醒

● 孙犁 著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PINGYUAN DE JUEXING



峥嵘岁月丛书

平原的觉醒

孙犁 著
刘宗武 选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包云鸿

峥嵘岁月丛书

平原的觉醒

孙 犁 著

刘宗武 编

出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发行部(合肥市桐城路145号)

邮政编码:230061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25

字 数:12.5万

版 次: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36-2071-2/G·2607

定 价:8.8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数十年，无数革命者用汗水、热血、青春、生命，用信念、情操、意志、智慧书写出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历史华章。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增添了无尽的前进动力。所幸的是，峥嵘岁月里诞生的以及后来追忆峥嵘岁月的散文为历史存照。老一辈在这里缅怀峥嵘往昔；新一代在这里认同光荣历史。我们荟萃这批散文精品编成“峥嵘岁月”丛书正企望达到这一目的。

入选作品大多直接产生于戎马倥偬和艰苦斗争之间，也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特殊情境的触动而写成。它们的作者有文化工作者，有专业作家，有政治家、军事家，有普通战士，有革命先驱，有年轻的后来人。所辑各人作品篇章多寡不一，有单人专集，也有多人合集。就总体上说，作为摄取中华民族

心灵图影的一卷珍贵底片，它们以“有意味的形式”，浓缩了数十年来我国人民战胜苦难、走向胜利的进程中丰富美好的精神世界，特别体现了秉赋着无产阶级革命论和美学理想的几代革命者的磊落胸襟、高尚情操和优雅情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

阅读这批散文，现代革命一幕幕雄伟的场面，鲜为人知的一个个激动人心、情趣盎然的生活片断和细节，抚今追昔不尽的感慨与沉思，令我们格外神往。作品中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赤诚的心灵袒露，使我们在绚丽辉煌的阳光中受到了一次次洗礼，一次次震撼。此其中，共产党人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豪情壮志；正确处理个人、集团、阶级和民族利益的关系，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革命事业的博大胸怀；革命者在复杂、险恶环境中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和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的高风亮节；发扬革命传统和民族优良传统，继往开来的历史主义情怀；热血青年一心向往革命、苦苦探索人生道路的执着与热忱以及对友谊和爱情的忠贞……这一切无疑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它们对于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大有助益。读者当会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崇高、优美的审美感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

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①显然，这套丛书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意趣，正是切合这一要求的。

我国散文传统深厚，源远流长，和诗歌一起，长期为文学正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散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②。鲁迅、朱自清、冰心、郁达夫、林语堂等，都以各自的心血和创作为创建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异彩纷呈之中，感慨悲歌，关注民族苦难，忧及国计民生，成为现代散文的主调。及至三四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剧烈，这个主调也便极大地强化着，虽有民族苦难之下的哀吟叹息，以及希望通过对“性灵”、“闲适”的提倡以求得逃脱的一路，但和广大人民群众共通着命运的革命的战斗情怀，却是散文中的时代最强音。全国解放以后，主调散文尤其受到推重，虽然屡遭曲折，终不能熄灭其光辉。新时期的散文园地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百卉齐开，自有难得的进步。但也有人主调散文生出卑视，以为它“情感单调”，“不真实”，“不美”，特别是在品茗聊天的闲适散文和宣泄牢骚的情绪散文形成倾向的时候，这类论调颇有一些市场。

这套“峥嵘岁月”丛书无疑属于三四十年代以来创作的主调散文。现代中国革命及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到战略决策、历史风云、时代变迁，小到长征路上的一堆篝火、狱中斗争的一纸遗书、恋人赠送的一支钢笔，无不作者所调遣。记、忆、悼、颂，或综合于一体，或各有侧重，或于叙述中抒情议论，或直抒胸臆，或于微观中见大千世界，或以一个系列展示并剖析重大事件，都能随情赋形，自成佳构。它们有的汪洋恣肆，大气磅礴，有的简约精妙，情思超拔，有的平实朴素，意趣深厚，有的质朴雄浑，寄寓高远，如此等等。它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虽然主调散文中出现过莠草，但主调散文并不单调，它是思情融会的多声部组合，内容、形式、风格多姿多彩。它不仅不排斥而且注重散文的审美功能，尤其致力于真善美的统一，它使美丰富了，升华了，获得充实饱满的时代内涵。它当然不排斥其他类型的散文创作，更不要求一花独放，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史和散文园地中，它自有其不能替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价值。

当然，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并不是要与时下的

某些浮浪文风争一时之长短，而是出于我们的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用优秀作品鼓舞人，并以此显示主调散文的真实风采。艺术精品的典范性是不可抗拒的。它的问世，将与那些在金钱至上主义面前献媚取宠，在西化思潮中忘乎所以，以及玩世不恭消极颓废的作品，构成尖锐对比，使各自本质显露，也可能使那些平庸作品的某些作者在相形见绌之下生出反省，以图自我的完善和文风的新变。倘若如此，那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这套丛书有《母亲的回忆》、《生命的颂歌》、《永恒的春天》三本多人合集，和《大地山河》、《窑洞风景》、《小米的回忆》、《我歌唱延安》、《平原的觉醒》五本个人专集。原打算还有一些个人专集出版，但因为发排在即，编选者一时难以收全资料，怕影响了质量，故暂付阙如。故有些作家的作品虽广为流传，本丛书也未及单行编选。所有不尽之意，望能得到前辈作家和读者的谅解。丛书得到了张爱萍将军的热情支持，为之题写书名，还得到了许多作家、评论家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致以敬意和谢忱。

主 编

1996年5月

导 言

孙犁完全是在解放区的沃土里成长起来的作家，而且是从革命战争年代里走过来的作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文艺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短评、读书记、随笔……应有尽有。同时，在文体上也有他自己独到的发明。可以说，像他这样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优异成绩的大作家，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这是很值得我们引为骄傲和自豪的。

—

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5月11日(旧历四月初六日)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在安国县一家店铺当掌柜的,爱好书法;母亲是淳朴的农村妇女,能吃苦耐劳。他是父母生下的七个孩子中,唯一成活下来的。他幼年即体弱多

病，“智不足商，力不足农”，却对民间文艺情有独钟。最早接触的是民间形式：河北梆子、各种地方戏、大鼓书，然后才喜欢上文艺作品。在家乡上完小学之后，就考到保定育德中学，住在学校过着黄卷青灯的勤学苦读的读书生活。在这里，他打下了各方面的知识基础，并接触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吮吸了新思潮的乳汁。尤其是对鲁迅、文学研究会和十月革命的文学作品最感兴趣。他说：“在这一时期，我生吞活剥地读了几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初步得到了一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知識。”而且，开始尝试写作，在《育德月刊》上发表了同情妇女的小说，和反映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又在育德中学附属的平民学校兼高小二年级的国文课，给学生讲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十月革命的短篇小说，等等。

中学毕业后，按父亲的意愿，孙犁报考邮政局，但未被录取。于是，在北平流浪了两年多，先是做过市政的小职员，后又做过小学校的事务员，业余时间都用之于阅读革命书刊。也曾有靠投稿维持生活的雄心壮志，但其稿件略被采用，收入寥寥。失业后，不得已回到乡下家居数月。1936年暑假后，经育德的老同学介绍到白洋淀边的安新县同口小学任教。在教国文课时还讲一些革命文艺作品，纪念“五四”时，作讲演，为学生编写话剧演出。同时，从邮局到上海邮购新出版的書刊（如鲁迅编的《译文》等），夜里独自一人在校舍小

楼上,潜心读书……虽然,在这里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他却于晨昏闲暇时到淀边散步,或休假日逛集市,领略了风和日丽的白洋淀景色,了解了当地质朴、淳厚的风土人情,并观察了渔民的生活和劳动。这为他毕生的写作活动,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生活积累和深刻的感情积累——许多生动活泼的印象到晚年还留在他的记忆里,难以忘怀。

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了整个中国。华北动荡不安,大风起兮,人民揭竿而起了。“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人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击侵略者。随着强大的抗日洪流,孙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征途,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同时,随着征战的路,也开始了他的文学的路。或者如他在《〈方纪散文集〉序》中所说:“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的确,如他说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文学生涯》)

在家乡冀中,孙犁先给抗战学院的学生讲过课,后

做了些宣传抗日的文化工作。不久,就被调到冀西山区,最初分配到新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日常工作是“通讯指导”,曾编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后又调到晋察冀边区文协编辑油印刊物《山》。1941年秋,回冀中出差,应邀参加了《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并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和编辑经验,写出《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为《文艺学习》出版)。在冀中将近一年又返回冀西,不久开始编辑《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鼓》。1943年秋,又调到华北联大高中班任教。翌年春季,奉命赴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并发表一系列重要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随华北文艺大队,先到张家口,后独自返回冀中,先在蠡县、河间、饶阳、博野等地工作,后在《冀中导报》社编辑《平原杂志》,解放战争后期又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市解放,孙犁即随军进城,参加《天津日报》的创建工作,曾任副刊科副科长,以及报社编委、顾问等职。从此,没有离开天津市,没有离开天津日报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孙犁还是写了不少作品,如短篇小说《山地回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等等,但1956年患病后,却有20年几乎没有写作,即他所说的“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改革开放以后,孙犁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乃至耄耋

之年),却又焕发了高度的创作激情,短短十余年间,写出了散文、评论、杂文、随笔、小说、诗歌等等一百几十万字,几乎与文革前几十年的作品相等。现已出版《孙犁文集》及续编共八册,三百余万字。

1995年5月15日,孙犁偶患感冒,诱发了多种老年病,时下仍在疗养中。

二

孙犁的文学活动是极其丰富多采的。理论研究、创作、编辑、教学,以及与文学青年通信,等等,凡与文学有关系的可以说无不涉及。

抗战前,青年时代孙犁的创作活动,首先是小说。现在发现在《育德月刊》上发表的,有两篇小说和一个短剧(均署名孙树勋),那时是1930年,他17岁。孙犁说,这是他真正的“处女作”。但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后,最初搞的是理论,1938年冀中出版的《红星》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并第一次署名孙犁(在个别情况下另用笔名,如称冬荦、芸夫等),原名即不再用了。同时,还写了其他的一些论文。1939年,正式从事创作,最初写的是小叙事诗《梨花湾的故事》,随后写了大量散文、小说等等。

孙犁曾说,他是先有文学修养,而后有生活,才开始了文学创作。晚年时期,他从各个方面做了深刻的

总结,主要的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他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文学和生活的路》)第二,他说:“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要求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武装抗日。”(《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第三,他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文集自序》)

这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既不是自吹自擂,也绝不妄自菲薄,充分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自知之明。孙

犁曾经有一段话，极其精辟地谈到，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文学和生活的路》）我以为他的作品是能够得到肯定的回应的。

就孙犁的文学创作来说，可以分为纪实与虚构的两大方面，前者指散文（包括通讯、报告、速写之类），后者指小说、叙事诗和戏剧等。他曾经说：“有很多文学作品，含有作者自传的性质，但不能说，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分多。”（《答吴春昌问》）但在小说中，不管自传的成分怎么多，都必须淹在虚构的人物故事中。他主张写人物最好有一个模特儿，但等到人物写出来，就绝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摄影了。不然，很容易产生对号入座的误会（包括他的“芸斋小说”）。而他的散文是绝不虚构的，不仅要写真情实感，而且还要写真人真事（与有些作家的见解与作法迥异）。他所写的人和事都是有据可查，绝非子虚乌有“客里空”的。孙犁的一篇散文因将实际生活中的城西头没有辨别清楚，而误写为东北头，竟被扣上“客里空”的帽子。由此可见，连这样的细节都不容失误。

孙犁毕生只写过一篇简短的小传，没有写长篇回忆录，但他曾自拟过独具一格的年谱——《善闹室纪年》，也不够完整。他早年在晋察冀边区（或冀中）写的许多散文和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回忆性散文，大都

是旧事、往事、琐事或怀念逝去的战友，等等。前后连贯起来，既反映出他所处的伟大时代，也记录了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变化。从下列篇目，可略见一斑。

在同口小学，孙犁虽然只有一年的教学生活，但是同口镇对他的一生事业太重要了。几乎与萧洛霍夫的维申斯卡雅镇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同口镇虽然不是他的出生地，不是他的故乡，但是，第一，他到同口任教是老同学侯士珍引荐的，而他参加抗日队伍，也是侯士珍最早写信邀他去的。同口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而且，第二，如果没有这一年在同口镇——白洋淀边的生活（以及后来的旧地重游），能否写出成名作《荷花淀》等一系列反映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战斗生活的小说、散文，以及产生被评论界盛赞的荷花淀（或白洋淀）流派，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可能写出别的作品，但不是现在的样子。

在《平原的觉醒》里，孙犁所描绘的“七七”事变后，华北农村动荡不安的状况，人民的情绪，他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无不绘声绘色，历历在目，令人身历其境，感同身受。《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则真实地记叙了当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和抗日志士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战斗生活，以及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自信。阜平曾经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华北地区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对抗击敌人的“扫荡”、发展抗日势力，作出巨大的贡献。所以，作者曾这

样深情地抒写过：“关于阜平，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回想起来，那是怎样‘烂酸菜’呀，连点盐也是不放的。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亲家〉》）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啊！

孙犁的散文，绝大部分是发表在当年边区的报刊上。从抗战初期的敌后生活、游击战争、互助生产，一直到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全国解放前夕北方农村的生活状况，等等，方方面面，无不涉及。可谓是革命战争年代北方农村的历史画卷、风俗画卷。

新中国成立后，孙犁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办报纸、编副刊、培养青年作者的写作和创作中篇小说（《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同时写了一点有关工厂和近郊农村生活的速写。1956年因病开始疗养，到“文革”期间，前后20年间只写了有限的几篇短文。1977年后，才又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写了许多有关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此外，他非常怀念那些年（包括“文革”前）死去的伙伴，写了一篇篇深沉有力的文章，以纪念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感情强烈而深切，慨然而感怆。

总之，从这些作品，可以略窥孙犁在那些峥嵘岁月里所激发出的革命情怀、高尚情操和优雅情致。